

#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新房装修前,来了好几拨设计师看,转到后面的书房,众口一词地摇头:“风水不好啊!房前见水是发,屋后见水是破财!”

书房外面,一条景观河环绕小区,两岸花红柳绿,看上去颇为赏心悦目。

虽不太信什么风水之说,但被设计师这么一说,心里还是微微落了阴影。每天日落归家,天色早暗,加之楼高风大,大多紧闭了窗子拉严了窗帘,春来秋去,花开花落,忙碌中从不多看一眼窗外的风景。

改变是从孩子的出生开始的。自打他视力发育后,就喜欢往窗外看。一周岁左右,他窗外被清理河面垃圾的河道保洁船所吸引。他的听觉异常敏锐,每次都是他大叫起来时,我们才听到窗外有极为轻微的“突突……”声,打开窗,果然远远地有条保洁船缓缓驶来。他指着窗外,要求我们抱他到窗

口,目不转睛地盯着那艘船,一直到发动机声越来越远。刚想把他抱离窗口,他又比比划划地大叫起来了,原来来了两只白鹭,以极为优美的姿势飞快地掠过水面。“哇,白鹭!”我也忍不住惊叫起来,搬到这儿都两年多了,

## 窗外风景

王秋女

才第一次发现河边居然有如此优雅的鸟类邻居。时间长了,他对保洁船的规律了如指掌。船上常规配备三位工人,一位把舵,两位轮流作业。偶尔船上只有两位工人,他还会很担心地问:“妈妈,你说今天那位工人会不会生病了呢?”

他再长大些,不再满足于单纯看风景了,喜欢用探究的眼神看窗外世界了,有次他问我:“妈妈,那些人在河里种什么?”我这才

注意到景观河那边有工人正往水面铺一片片的塑料网格,下面用一串串浮球支撑着。我也不懂他们在做什么,当然也没有兴趣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他不依不饶要问个究竟,只得带了他下楼,绕到河边问工人,才知道原来这是一项水污染治理工程!在网格上种植水生植物,以达到净化水体的目的。此后,他的窗外观察又多了一个项目,每天会向我报告:“妈妈,那些水草长出来了!”果然,原本光秃秃的网格已经变成绿茸茸一片了,像一个小小绿岛。再过去些天,他又报告:“妈妈,花花,花花!”我一看,真的,一排美人蕉开花了,有黄的,有红的,随着微风在河中摇曳,妖娆得不行。去年夏天罕见的连续高温,他很伤心:“妈妈,那些叶子都黄了!”只得小心地劝:“小草的生命力很强大的,过些天下雨,就会重新变绿的。”台风过境,风雨交加,他又很担心:“妈妈,那些小岛都被吹散了!”我一看,那些网格本来就是拼接的,台风肆虐下,已经吹得四分五裂。我说别担心,等会妈妈给市政打电话,他们会来修好的。“妈妈,那你赶紧打!”我原本是敷衍安慰罢了,不料他却盯牢不放。

前段时间,小区里发生了两起入室盗窃,物业到贴警示告示,安全大事不容忽视,我跟先生一商量,马上请了个装防盗窗的师傅上门量尺寸。周末,我带他出去玩,中午回来,防盗窗已经装好了,我过去晃了晃,结结实实的,放心大半。他却毫无预兆地突然大闹:“我不要这么难看的铁窗子,我都不看到窗外风景了!”

和先生对视一眼,这才

## 路名江南

范若恩

坐车从学校广州老校区去沙面岛,很快便过一条老街。一家家精致的旗袍店,开在民国的老房子里,不时闪过江南、苏州、上海字眼。我心中一动,问司机,却说是无名老街。打开手机地图,才看见身在珠江南侧,那条道路就叫江南大道,旁边另有江南西路。

最近听说有一家上海点心店,就在江南西路。遂某天小雨时去就餐,顺带探访这片号称江南的街区。东山西关是广州人的根,这片珠江却无意中激发了身在羊城的江南人的思念和广东对江南的想象。江南西路高楼商厦林立,一楼的商铺时不时看见时髦龙虾、上海羊绒丝绸、沪饼苏铺。定睛望去,却是绿豆酥板栗酥,而不见条头糕糯红糖。抵达那家点心店,刚说点一客生煎,老板两眼一亮,忙问家住哪里。他听说我住杨浦,顿时得意地说他家住淮海路,然后将最后一份辣酱面匀给了我。

餐后,无意中看见大道一侧一条条幽静的小路名叫青柳、青竹、青蒲,信步穿行,烟雨渐深。一条小河自远透迤而出,沿河绿树低垂,黄叶满岸,渡桥数座,三五人家。我站在岸边,感叹不已。又见一处青砖老宅,走近才知为后人尊称为隔山祖庭的十香园。晚清年间,祖籍扬州的居巢居廉二兄弟曾在此清授生徒,岭南画派由此而生。进得园中,庭院小巧精致,遍植瑞香珠兰等十种香草。斯人已远,然雨中闲游,户盈清芬,真珠湿衣,袖沾余馥,其景其境,直追杭州西泠印社和苏州曲园。就这样,在江南度过了午后时光。

在德国,夫妇生了孩子后,因为不像中国那样有双方父母帮忙带孩子的传统,加上幼儿园、小学多数接受小孩子入托或入学半天(全天的名额很少),因此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必须有一方在家里照顾孩子。如果双方收入都很高,请得起每小时10欧元左右的保姆,当然也可以。但事实上,我认识的几个高收入或者稳定收入的妈妈,她们家都没有请保姆,而是由老公在家接送照顾孩子,忙于家务,做了“家庭主夫”。

后来我自己生孩子后,接触了更多的年轻父母,也经常碰到孩子的妈妈出去工作,而爸爸在家接送照顾孩子,打理家务的。如女儿幼儿园时班里的女孩艾玛爸爸,年轻帅气,天天接送孩子,下午陪伴孩子学这学那,他太太是某药品公司的销售经理,常常出差。另外一个在某小学任教的德国女友,她老公来自克罗地亚,也不外出工作,在家担

## 家庭主夫

小宇

负着两个女儿的衣食住行和老婆工作回来后的美味佳肴。

最近因为我家洗衣机坏了,无意中认识了一位家庭主夫中的佼佼者马丁。当天,我们去城里的MEDIMAX电器商店买了新的洗衣机,商店说送货得到2周以后,而且送货上门和取走旧洗衣机都需另外支付费用。我心想,在中国收回旧机器还可以抵些费用呢,这里不仅慢还得增加费用,我何不在网上试试,可能有人感兴趣搬走腾出地方呢?我把赠送坏洗衣机的信息在网上发布,还真有几个人来电话。不过最有趣,问得最地道的就数马丁了,还反复问我需要多少钱。我说不需要付钱,如果您感兴趣拿去就

才注意到景观河那边有工人正往水面铺一片片的塑料网格,下面用一串串浮球支撑着。我也不懂他们在做什么,当然也没有兴趣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他不依不饶要问个究竟,只得带了他下楼,绕到河边问工人,才知道原来这是一项水污染治理工程!在网格上种植水生植物,以达到净化水体的目的。此后,他的窗外观察又多了一个项目,每天会向我报告:“妈妈,那些水草长出来了!”果然,原本光秃秃的网格已经变成绿茸茸一片了,像一个小小绿岛。再过去些天,他又报告:“妈妈,花花,花花!”我一看,真的,一排美人蕉开花了,有黄的,有红的,随着微风在河中摇曳,妖娆得不行。去年夏天罕见的连续高温,他很伤心:“妈妈,那些叶子都黄了!”只得小心地劝:“小草的生命力很强大的,过些天下雨,就会重新变绿的。”台风过境,风雨交加,他又很担心:“妈妈,那些小岛都被吹散了!”我一看,那些网格本来就是拼接的,台风肆虐下,已经吹得四分五裂。我说别担心,等会妈妈给市政打电话,他们会来修好的。“妈妈,那你赶紧打!”我原本是敷衍安慰罢了,不料他却盯牢不放。

前段时间,小区里发生了两起入室盗窃,物业到贴警示告示,安全大事不容忽视,我跟先生一商量,马上请了个装防盗窗的师傅上门量尺寸。周末,我带他出去玩,中午回来,防盗窗已经装好了,我过去晃了晃,结结实实的,放心大半。他却毫无预兆地突然大闹:“我不要这么难看的铁窗子,我都不看到窗外风景了!”

和先生对视一眼,这才



“夜光杯”上西坡先生的《炒年糕》一文,把黄芽菜炒年糕写得饶有滋味,令人垂涎,其中关于黄芽菜、胶菜的不同叫法,引发我不少联想。

我闹过一次笑话。较早的时候,有一次在岳父母家,岳父让我去附近的菜场买黄芽菜,做炒年糕。我得令即行,买来的菜新鲜嫩黄,品相甚好,兴冲冲回家,岳父一看,却发出诧异的声音。我买来的是黄芽韭菜,而岳父让我买的黄芽菜,其实是绍兴人说的胶菜。岳父是宽厚的人,没有批评我,笑着说:“黄韭芽炒年糕,味道也蛮好的。”期待中的黄芽菜炒年糕变成了黄韭芽炒年糕,一家人也只能“既来之,则吃之”。好在岳父岳母祖上是宁波余姚移民上海的,口味方面与绍兴人相近。我是从那天起才知道绍兴人叫胶菜的,上海人叫黄芽菜。在绍兴家乡,胶菜丝、香豆腐干丝、肉

才惊觉,是啊,这防盗窗一装,只能透过栅栏缝隙看窗外了。我们考虑到了实际的安全、防盗,唯独没有考虑到,挡住了风景!

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对窗外、对身边的风景视若无睹,对春夏秋冬的季节转换也感觉迟钝。我们每天行色匆匆,无暇旁顾,我们宁愿低头看手机,也不愿多抬头看一眼绿树蓝天,或对门口的保安打个招呼……即便是去旅行,我们也没法静下心来,用眼睛去欣赏风景,用心去体会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习惯透过镜头,去挑剔地打量构图,想着如何拍几张有品位显格调的照片,发到社交平台上,收获点赞……

是孩子,让我开始发现窗外风景的美丽,让我感受到春的繁花夏的葱郁秋的丰硕冬的寂寥,让我关注身边那些似乎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人和事……

我联系师傅,换成一种隐形防盗窗。防盗是要的,风景,也是要的。



是了,顺便问他:您是否有商店,修好机器再卖的呀?他说他是个家庭主夫,喜欢捣鼓坏了的机器,修好后有成就感。我问他您学过电器修理专业吗?他说没有啊,只是自己有兴趣,爱琢磨,网上查查资料,订购些配件,有时候是很小的故障,别人不懂,机器一坏就丢弃或者卖了,而他花几欧元、几十欧元就修理好了不少几百上千欧元的电器。我说您修好了机器可以再卖掉呀。他说不卖的,我们家人多,总有有用的。他们家有6口人,经过他便宜地买来旧的坏的电视机后,4个孩子房间每个有一台。地下室有4台洗衣机,还有7部割草机,都是他买了二手货修好的。我一边听一边哈哈大笑起来,多聪明勤快的好男人啊!

他还介绍自己在家照顾生病的岳母,护理等级达到三级呢(家庭三级护理是仅次于专业特别护理的高级别护理,保险公司也支付服务者一定的费用),整整护理15个年头直到岳母去世……说到这里,他的口气里充满自豪。“家里还有很大的草坪和花园,打理花园也需要很多时间的……我得跟您说再见了,继续去花园里干活……”我不禁肃然起敬。这样的家庭主夫,中断自己原有的职业,心甘情愿回家做好贤内助,让太太在职场里安心工作,发挥才能,不是也很高尚很难能可贵吗?

## 黄芽菜及其他

南 暇

丝炒年糕、黄韭芽、香豆腐干丝、肉丝炒年糕,都是冬天里很受欢迎的点心。我买黄韭芽回家,除了不知道上海人说的黄芽菜就是绍兴叫的胶菜外,也有先入之见的成分。

同一物,各地叫法不同的情况是很多的。1983年我从绍兴农村考进上海的一所大学,刚开学几天到食堂买早饭就发现有有的点心叫法不同。肉包、豆沙包,我们家乡叫肉馒头、豆沙馒头;白切馒头,我们家乡叫面包。而城里人叫面包的,我没有见到过,也不知道叫什么。家人亲戚的称呼,也有不同。我大学毕业做助教,同时做学生辅导员。有一次到一位上海学生家里走



智慧餐 郑辛遥 酒水——人造的江湖。

约莫廿年前,我从旧书网上买了本《上海的野生植物》,这是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书中介绍上海常见的可食用野菜竟达27种之多,除了人们常吃的荠菜、马兰等外,还有鹅儿肠、鼠麴草等。也有的野菜实在不敢轻易认可,如扁蓄,这是一种茎枝很硬的野草,书上说它的嫩茎叶可食用,还可“晒干供冬用”等。正当我对这27种野菜大惊小怪之时,却又从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看到他,他把记叙更多野菜的《救荒本草》和《野菜谱》收入书里,上海的各种野菜自然也在其中,他还记录了“尝吃”野菜的事实。

《农政全书》是徐光启农政思想的总结性著作,也是中国古代农业科学史上最完备的一部农学百科全书。全书分“农本”“农事”等12目,共60卷,约50余万字。而“荒政”一目有18卷之多,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其中有14卷的篇幅记载、编辑了朱橚的《救荒本草》,另用1卷介绍王磐的《野菜谱》,着眼点都是为老百姓的救荒度饥活命。这让我了解了,彼时的“野菜”不是今日之“野菜”,先人把凡是可用于“救荒”能“吃”的绿色植物,包括很多木本植物的叶枝果,都列为“野菜”。吃过一些野菜的后人如我,不能想象,先人的食谱,竟然和牛羊等牲畜的大同小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可那是几百年前的事实。

光启先生对前人所记载的野菜,以极认真的态度对待之。《救荒本草》中的四百多种植物,原作者都有“救饥”提示,即可用哪个部分,怎样煮食等等。光启先生又以“玄扈先生曰”的形式加注,亦即补充说明。我统计了一下,他对其中55种植物加了注,注明亲自“尝过”的有31种之多,并注明“难食”的植物也有好几种。有一种上海农村方言叫“落帚”的野草,它可长到一人来高,分枝极多,千头万绪,细小繁密。到秋天等其枝秆木质化后,砍下做扫帚,

访,后来才知道也闹了笑话。交谈中,不知怎么的,我说到了我祖母。绍兴人称祖母为“娘娘”。学生和家人认为我说的是“娘娘”,上海人叫“娘娘”的,是父亲的姐妹。两者的辈分、关系完全不同,但听起来是比较接近的。初到一个陌生地,人际交往中难免闹点误会和笑话。

不同地域的人,有不同的生活习惯也是很常见的事。初次遇到,感到惊讶或者不适,也很正常,关键是放下成见,理解对方。也是我刚进大学的故事。一个寝室住7个同学,我的上铺来自北方农村,穿的短裤竟是鲜红的布上印着艳丽的牡丹花。在我的经历见识中,从未见过男子穿花短裤,在村里见过晾晒着的花短裤,那只有小姑娘或年轻妇女才穿的,因而心中颇有点不适。没过多久,进入秋天,天气转凉,我拿出来报到时就带来的一件白色假

领头,正在穿时,上铺的同学大声笑着说:“大家看他穿女人的胸罩!”当时,我脸陡然红了,感到受到侮辱,但还是强忍了下来。假领头,文雅的叫法是“节约领”,那个时候浙江上海穿假领头非常普遍,但可能我同学所在的北方农村家乡并不流行。我们的成见都突然遇到了挑战,区别在于一个将成见置之区于,一个没有。

生活于不同地域人们的文化多样性如同生物多样性一样,是一个客观存在。我的体会是:一个人有多大的视野,世界在他心中就有多大。打开眼界,增进交流,善解人意,增进互鉴,才能提升格局,达到费孝通先生所提倡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心胸境界。

## 七夕会

专扫场地用。老宅上挨家挨户都种过,我也每年都种,可从来没有想到它也是一种“野菜”。它在《救荒本草》上的名称叫“独扫苗”,朱橚说其嫩苗可用油盐调食,晒干后炸食,其味尤佳。光启先生特地注明,这种“野菜”“可作恒蔬,南人名落帚”,而且他还“尝过”。小桃红(一名夹竹桃)也是野菜,你信吗?《救荒本草》中这样记载:“叶苦微涩。救饥:采苗叶炸熟,水浸一宿做菜,油盐调食。”光启先生加了四个字:“尝过。难食。”芦苇如笋嫩根也可食用,光启先生又特地注明:“其笋,则北方者可食,南产不可食”。另有17种植物,光启先生加注的是“嘉蔬”“恒蔬”,表明是可作日常食用蔬菜的,如“马兰头”“马齿苋”“水芹”。

褚半农

徐光启「尝」野菜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菜,艸之可食者,从艸,采声”。我们现在常吃的野菜,也是先人在广食各种野菜后逐渐锁定的目标,有的还被培育成“菜”。时到如今,大量的野草已退出了“野菜”序列,回到了野草的行列,恢复了本来的属性,“野菜”的内涵外延都变了,功能自然也完全改变了。到现在,吃野菜又要成为一种时尚了,《农政全书》等古书上的不少记载至今仍具有实用参考价值,尤其是被注明“嘉蔬”“恒蔬”的那些野草。自然,现在去考证谁是第一个吃野菜的人已没有意义了,先人敢吃野菜和敢吃螃蟹也没有可比性,他们同样是勇士。而且,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一定是先吃过野菜,是吃野菜的勇气奠定了他吃螃蟹的勇气。

光启先生的如实记录,有用的也已成为珍贵的方言书证资料,上文的“落帚”就是一种俗称“亭亭菜”的野菜,他的加注是“南俗名黄花郎,《本草》蒲公英”。几百年过去了,在上海农村,蒲公英至今称“黄花郎”。在其他卷中,我也摘录到了不少流传至今的方言词语,这是另一个可研究的领域。

## 美食